

飘

(上)

〔美〕M·米切尔 著
蒋洪新 刘超先 曹勇宏 译



外国文学名著大系

飘

(上)

[美] M·米切尔 著
蒋洪新 刘超先 曹勇宏 译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飘

〔美〕M·米切尔 著 蒋洪新 刘超先 曹勇宏 译
责任编辑：宋木铎 特约编辑：丁放鸣

*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发行
(570206. 海口南航路侨企大厦B座6楼)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7年1月第1版 1997年6月第2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33.75
字数：904千字 印数：10001—13 600

ISBN 7-80609-312-5/I·61

定价：59.80元（上·下）

第一章

思嘉·奥哈拉长得并不漂亮，但颇有魅力，男人们一旦被她迷住，往往看不到这一点，像塔尔顿家那对孪生兄弟就是如此。她脸上显然混杂着两种特征：一种是母亲那种沿海地区法国贵族后裔的优雅，一种是父亲那种肤色红润的爱尔兰人的粗野。不过，这张脸蛋确实迷人得很，尖尖的下巴颏儿，方方的牙床骨儿。眼睛是一味的淡绿色，不杂一丝褐色，眼眶镶着浓密乌黑的睫毛，眼角微微有点翘。上面是两道墨黑的浓眉，在她木兰花似的白皮肤上勾画出两条十分惹眼的斜线。这种皮肤是深受南方女人喜爱的，她们常常戴着帽子、面纱和手套，小心保护好，免得给佐治亚的烈日晒黑。

一八六一年四月一个晴朗的下午，思嘉在父亲的塔拉庄园的走廊的阴处，同塔尔顿家的孪生兄弟斯图尔特和布伦特坐在一起，她那标致的模样宛如画中人。她穿着那件绿花布的新衣，长裙是用料十二码裙幅做成的，在裙箍支撑下波浪似地舒展开来，正配上脚上那双摩洛哥羊皮绿色平跟鞋，是她父亲刚从亚特兰大给她带来的。她的腰围不过十七英寸，三个县里数她腰身最细，穿着这身衣裳，显得十分合体。虽说她年方十六，乳房却已十分丰满，里面的紧身上衣把她的乳房绷得格外隆起。不过，尽管她的长裙舒展显得那么端庄，头发光溜溜地梳在后髻里显得那么娴雅，她那双雪白的小手搁在膝上显得那么文静，但她的真正本性难以掩饰。那双绿色眼睛虽然嵌在故作娇憨的脸上，却是骚动的，任性的，生气勃勃的，跟她那份端庄的仪表截然不同。她的举止是她母亲的谆谆训诫和嬷嬷的严厉管教才勉强养成的，她那双眼睛才显出她的本色。

在她两旁，那对孪生兄弟，一边一个懒懒地靠在她椅子上，眯

细眼斜视着从长窗明净玻璃透过来的光，他们有说有笑，两双长腿，穿着高统靴，腿肚子鼓鼓的，随便地架着腿。他们今年十九岁，身高六英尺二英寸，骨骼高大，肌肉结实，脸庞晒得黑黑的，头发深赤褐色，眼睛闪着快乐而自负的神色，他们穿着一模一样的蓝上衣，穿着一模一样的芥菜色马裤，哥儿俩活像两个一模一样的蜜桃。

外边，夕阳斜照着院子，山茱萸的一簇簇白色花朵在新绿的背景中显得分外发亮。哥儿俩骑来的马就拴在车道上。这两匹高头大马的毛色跟主人的头发一般红；马腿跟前有一群一直跟随哥儿俩的猎狗，这群专猎负鼠的猎狗精瘦、不安，在吵吵嚷嚷。不远处，躺着一条随车的黑花狗，像贵族似地神气十足，口鼻贴在爪子上，耐着性儿等着主人回家吃晚饭。

在猎狗、马和孪生兄弟之间，有一层亲属似的关系，比持久的伙伴关系更深。这些家畜都是健壮、无忧无虑的幼仔，同是油光溜滑，优雅得体、兴致勃勃。哥儿俩就像他们所骑的马一样神气，不仅神气，而且带有危险性，不过，对于懂得如何驾驭他们的人又是性情温驯。

坐在走廊里的三个人，都生长在殷实舒适的庄园主家，打一出生就有人悉心服侍，可他们的脸倒不是毫无血色，也不是细皮嫩肉。他们生气勃勃，行动灵活，像一辈子生活在野外，很少在书本上费心的乡下佬一样。在佐治亚州的北部的克莱顿县，生活还处在新开拓阶段，而与奥古斯塔、萨凡纳和查尔斯顿比较起来，还有些粗犷风气。比较严肃和开化较早的南部地区看不起内地的佐治亚人，可在这儿的佐治亚北部的人，并不以不会读书为耻，只要精通几件紧要的事就行了，比方说，棉花种得旺，骑马骑得快，打枪打得准，跳舞跳得快，追女人追得得体，喝酒要喝得不至于坍台，这些都算紧要事。

这对孪生兄弟对这些能耐件件都行，他们对书本里的东西，老是一窍不通，这同样叫他们远近闻名。他们家钱多、马多、奴隶多，县里谁都比不过，所缺少的只是他哥儿俩肚里的墨水，还不如邻近

的大部分穷苦白人呢。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如今斯图尔特和布伦特在塔拉庄园的走廊里瞎聊天，来消磨这四月傍晚的大好时光。他们刚被佐治亚大学开除，而这是在过去两年中把他们撵走的第四所大学了。他们俩的哥哥，汤姆和博伊德，看见两个弟弟在那所大学不受欢迎，便不愿再在那边待下去了。斯图尔特和布伦特把他们最近这次除名当做一个绝妙的笑话，而思嘉自从去年离开费耶特维尔女子学院以来就一直懒得摸书本，对这件事自然跟哥儿俩一样觉得可笑。

“我知道你们俩不在乎被开除，汤姆也是这样，”她说，“可博伊德呢？他是那种想念点书的人，你们俩把他从弗吉尼亚大学、亚拉巴马大学、南卡罗来纳大学拖了出来，如今又从佐治亚大学把他拖了出来。这样下去，他永远也毕不了业了！”

“唔，他可以到费耶特维尔那边的帕马利法官事务所去学法律嘛。”布伦特满不在乎地说，“再说，这没什么大不了。我们反正在学期结束前赶回家的。”

“那为什么？”

“打仗呀，傻瓜！这场仗迟早哪天打起来，打起仗来，你想我们谁还会留在大学里呢？”

“你明明知道不会有什么战争的。”思嘉生气地说，“只是说说罢了。咳，阿希礼·威尔克斯和他父亲上星期跟爸说过，咱们驻华盛顿的专员要同林肯先生就南部邦联问题达成一项友好协议。反正不管怎的，北方佬怕跟我们打仗，根本不会有什么战争，谈它干啥，我都听腻了。”

“什么仗也不会打！”哥儿俩愤愤地喊道，仿佛他们上了当似的。

“咳，宝贝儿，仗可真的会打起来的啊！”斯图尔特又说。“北方佬也许怕我们，可是前天博勒加德将军把他们轰出萨姆特要塞以后，他们就非打不可了，要不就作为胆小鬼在全世界面前丢脸。咳，南部邦联——”

思嘉不耐烦地嘟起嘴来。

“要是你们再说一声‘战争’，我就进屋去，关上门。我一辈子就最厌烦听‘战争’这个词，还有一个词就是‘脱离联邦’。爸爸早上谈打仗，中午谈打仗，晚上还谈打仗，来看他的那些人也都都在叫嚷着什么萨姆特要塞，州权和亚伯·林肯，叫我烦透了，简直烦得要嚷起来！所有的小伙子满口都在谈战争，还谈他那支老骑兵连。今年春天的任何晚会都不会有任何乐趣，因为小伙子再不谈别的事了。我最高兴的是幸亏佐治亚要等到过了圣诞节以后才宣布脱离联邦，要不然，圣诞晚会也会大煞风景。你们要是再说‘战争’，我马上进屋去。”

她说到做到。因为她一向就容不得人家不拿她当作谈话主题。不过，她说这话时仍带微笑，故意加深脸上一对酒窝，浓黑的睫毛像蝴蝶翅膀似的眨个不停。哥儿俩果然中计了，给她迷住了，赶紧向她赔礼道歉，说不该让她扫兴。他们并不以她对战争不感兴趣就瞧不起她，说真的，他们反而更看重她了。战争素来就是男人的事，不是女人的事，因此，他们便把她的态度看成女性味十足的表现。

他们将他们从战争这个讨厌话题支开以后，便兴冲冲地回到他们眼前的这个话题上来。

“你们又给开除，你们母亲怎么说的呢？”

哥儿俩有些不自在，想起了三个月前他们从弗吉尼亚大学被请回家时母亲的管教方式。

“噢，”斯图尔特说：“她还未来得及说呢，汤姆和我们今儿一早趁她还没起床就出门了，汤姆半路上去方丹家了，我们便径直到这儿来了。”

“昨晚你们回家她什么也没说吗？”

“昨晚我们可走运。上个月妈妈从肯塔基州买下的一匹雄马正好运来了，家里热闹着呢。那头大畜生——长得可真威武，思嘉，你一定得告诉你爸，叫他来看看——那畜生在到这儿的路上咬掉马夫一块肉，而且把我妈派去琼斯伯勒接火车的两个黑小子踩了。我们还没到家，它差点儿把我们的马棚给踏翻了，还把那匹名叫草莓的老种马踏得半死。我们进门时，妈正在马棚里，手里拿着一袋糖

喂它，居然把它火性儿慢慢平下去了。黑奴们正抱紧椽子吊着，眼睛睁得大大的，给吓坏了。可妈还在跟那畜生说话，把它当做家里人似的，马还吃她手里的东西，弄马的事啊，世上谁也比不过妈了。她看见我们了，便说：‘天哪，你们四个又回来干吗？你们简直比埃及的瘟疫还害人！’那马喷着鼻息，直立起来了，她赶紧说：‘还不给我滚开！你们没看到它受惊了，我那大宝贝儿？我明早再收拾你们！’这样，我们便上床睡觉了。今天一早我们就溜了，免得给她逮住，只留下博伊德一人对付她。”

“你们看她会揍博伊德吗？”思嘉，像县里其他的人一样，从来看不惯个子矮小的塔尔顿太太整治她那几个已成人的儿子，有时弄不好，她竟会拿马鞭子抽他们的背呢。

比特丽斯·塔尔顿是个大忙人，她手下不仅有一大片棉花地，一百个黑奴和八个儿女，而且还有全州最大的养马场。她本是个火爆性子，动不动就给常出岔子的四个儿子弄得冒火，她平日对于自己的马和奴隶，是决不容人家打一下的，而她觉得偶尔抽孩子几下，对他们倒没害处。

“她当然不会打博伊德，她从来不大打他，一来因为他是大儿子，二来因为他个头矮。”斯图尔特说，他对自己身高六英尺的个头洋洋得意。“所以我们才把他留在家里向妈交代。老天啊，妈应当不要再打我们了！我们都十九岁了，汤姆二十岁了，她还当我们是六岁的孩子。”

“你母亲明天会骑那匹新买来的马去参加威尔克斯家的野宴吗？”

“她要骑的，不过爸说过骑那匹马太危险了。而且，不管怎的，姑娘们不会同意她骑。她们说她要去参加宴会至少也要像个夫人，坐着马车去才行。”

“我希望明天不要下雨，”思嘉说，“这一周几乎天天下雨，再没有比把野宴改为室内野餐更扫兴的了。”

“唔，明儿准晴，热得像六月天。”斯图尔特说，“瞧瞧那夕阳，我从没见过比这更红的太阳，凭落日就可以知道天气了。”

那一年春天来得早，随着而来的是几番暖和的骤雨，粉红色的桃花、雪白的山茱萸花突然绽放了，将幽暗的河沼和远处的群山点缀得繁花似锦。春耕快要结束，落日如血的霞光把新翻犁沟的佐治亚红土照得更红了。湿润而饥饿的土壤正等着翻土播下棉种，犁沟的沙土质的表层呈淡红色，沿着犁沟侧道阴影的深浅，呈现出来红、猩红和栗色来。白粉砖墙的庄园宅院像坐落在一片波涛汹涌的红色海洋之中的孤岛，这片海洋变幻莫测，呈螺旋形、呈曲线形、呈月牙形，当那些粉红浪尖劈碎成浪花时，它才突然平静不动，这里没有又长又直的犁沟，诸如佐治亚中部平坦的黄土地或海滨地区庄园的肥沃黑土地，而佐治亚北部山麓地带，地势迤迤而下，以免那肥沃的泥土被冲进河底里去。

这是一片原始的红土地，雨后遍地血红，干旱时便成了满地的砖粉，是世界上最好的种棉地。这里有白色的房屋，安逸的耕地，缓缓流过的黄浊河水，可以说是一片安乐土，但这里也是一片反差显著的土地，有最明亮的阳光，也有最幽暗的阴处。庄园的垦地和绵延数英里的棉花田，对着温暖的太阳微笑，显得平静温和、怡然自得。在这些田地的边缘上耸立着原始森林，即使在最炎热的中午，也是幽暗、阴凉、神秘，还有点阴森可怕，飒飒作响似乎怀着老年人似的耐心等待着，发出低声叹息并威胁说：“小心呀！小心呀！你们原本是我们的，我们可以把你们要回。”

坐在走廊里的这三个人耳边传来了得得的蹄声、挽具铁链的丁当声和黑奴们无忧无虑的刺耳笑声，这是那些干农活的黑人和骡子从田间回来了。屋内飘来了思嘉母亲爱伦·奥哈拉温柔的声音，她正在呼唤那个替她提钥匙篮子的黑女孩，只听到尖脆的童音回答：“是，太太。”接着传来了从后面过道走向熏肉房的一阵脚步声，爱伦要到那里给收工回来的黑人分配食物。后来又听见了塔拉庄园的总管家波克摆饭桌时传来的瓷器和银器丁丁当当的响声。

听到最后这些响声，那对孪生兄弟才知道该回家了。可他们又不愿回去见母亲，便在塔拉庄园的走廊里徘徊留连，时刻盼望思嘉留他们吃晚饭。

“我说，思嘉，明儿嘛，”布伦特说的，“只因为我们前一段不在，不知道野宴和舞会的事，凭这一点你明天晚上也不该少跳几回舞啊，你没有答应人家，是不是？”

“噢，我答应了！我怎么知道你们哥儿俩会回来呢？我哪能冒险给人家凉在一边，像朵墙花，^①来专门伺候你们两位呀？”

“你当墙花！”哥儿俩听后哈哈大笑。

“我说，宝贝，你得和我跳第一曲华尔兹，跟斯图跳最后一曲华尔兹，还得跟我们一块吃晚饭。然后我们像上次舞会那样，坐在楼梯平台上，让金西嬷嬷再来给我们算算命。”

“我不喜欢金西嬷嬷算命，你们都知道，她说过我会嫁给一个头发乌亮，留着长长黑胡子的男人，而我不喜欢黑头发的男人。”

“那你喜欢红头发，是不是？亲爱的，”布伦特咧嘴而笑，“好了，快答应我们专陪我们跳所有的华尔兹和吃晚饭吧。”

“你要是答应，我们就告诉你一个秘密。”斯图尔特说。

“什么？”思嘉喊道，一听这话就像孩子似的来劲。

“斯图，是不是昨天我们在亚特兰大听到的那个消息，如果是这事，我们答应过不告诉别人的。”

“嗯，那是皮蒂小姐告诉我们的。”

“哪位小姐？”

“你知道，就是阿希礼·威尔克斯的表姐，她住在亚特兰大，皮蒂帕特·汉密尔顿小姐——查尔斯和媚兰的姑妈。”

“我知道，一个蠢老太，我一辈子也没有见过比她更蠢的人。”

“对了，昨天我们在亚特兰大等火车回家，她的马车正路过车站，她停下来跟我们说话，告诉我们明天晚上在威尔克斯家开的舞会上要宣布一门亲事。”

“哦，我也听说过。”思嘉失望地说。“她那位傻侄儿查理·汉密尔顿和霍妮·威尔克斯，大家都知道这事好几年了，都说他们总有一天会结婚，可查理本人对这事不太起劲。”

① 墙花指舞会或聚会中因没有舞伴或害羞而坐着作壁上观的人。

“你认为他蠢吗？”布伦特问，“去年圣诞节不是他围着你转吗？”

“他要围着我转，”思嘉不在意地耸耸肩说，“我觉得他这个人太娘娘腔了。”

“不过，明晚要宣布的并不是他的亲事，”斯图尔特得意洋洋地说，“是阿希礼跟查理的妹妹媚兰小姐订婚。”

思嘉的脸色没有变，可嘴唇发白了——像一个人冷不防地挨了一闷棍，一阵吃惊，还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她注视着斯图尔特时脸色平静，斯图尔特向来不善分析心理，还以为她仅仅是意想不到和很有兴趣呢。

“皮蒂小姐告诉我们，他们本打算到明年才宣布这门亲事，因为媚兰小姐身体不太好，而到处都在谈要打仗，两家人都认为最好尽早结婚。所以明天晚上吃饭时就要宣布这消息，你看，思嘉，我们把秘密告诉你了，你得答应跟我们一块吃晚饭。”

“当然，我会的。”思嘉无意识地说。

“还答应专陪我们跳所有的华尔兹？”

“所有的。”

“你真好！我敢打赌，别的小伙子们准要发疯。”

“让他们气疯好了。”布伦特说，“我们俩能对付他们，听我说，思嘉，早上野宴跟我们坐在一起，好吗？”

“什么？”

斯图尔特把请求又说了一遍。

“当然。”

哥儿俩心里美滋滋地互相望着，可心里不免有些诧异。虽然他们自命为思嘉的意中人，可他们从没有这么轻易得到这份恩宠。她平时让他们苦苦乞求，她敷衍了事，不肯说声好，也不肯说声不好。要是他们气恼了，她就笑，他们发怒了，她就冷冰冰的。而现在她几乎把明天全部许给他们了——野宴时坐在她旁边，跟他们跳所有的华尔兹（他们一定设法让明天舞会只跳华尔兹！）并且共进晚餐。就凭这些，给大学开除也值得。

他们得意了，心里顿时又来了劲，愈加磨蹭不肯走，尽在谈野

宴、舞会、阿希礼·威尔克斯和媚兰·汉密尔顿，彼此争着说，开着玩笑，嘻嘻哈哈一通，还露骨地暗示她请他们吃晚饭。这样过了一会儿，他们意识到思嘉话不多，气氛不知怎的变了，哥儿俩也弄不清什么道理，只是下午的高兴劲儿不见了。思嘉虽然回答也还得体，好像并不留心他们说些什么话。哥儿俩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愈发没趣，暗暗不安，又等了一会儿，看看表，勉强站起身来。

在对面的新犁地那边，太阳已经西沉，河对岸的高高树林剪影幽暗、影影绰绰。燕子轻快地掠过院子，小鸡、鸭子和火鸡正从田间回来，有的摇摇摆摆，有的昂首阔步，有的左顾右盼。

斯图尔特吼了一声，“詹姆斯！”过了一会儿，一个跟他们年龄相仿的高个儿黑小子气喘吁吁地从房子的拐角处跑出来，朝拴着的马跑去，詹姆斯是他们的贴身佣人，像狗似的到处陪着他们。他们是他们小时候的玩伴，在他们十岁时就送给他们传唤了。塔尔顿家的猎犬一见到他，便从红土上一跳而起，站好恭候主人。哥儿俩跟思嘉点点头，握握手，告诉她明天一早就到威尔克斯家等她。然后他们迅速走下小径，骑上马，詹姆斯尾随着，他们一溜烟似地跑上雪松林阴道，边挥舞帽子，边朝她喊叫。

他们绕过尘土飞扬大道的拐弯处，看不见塔拉庄园了，这时布伦特才在山茱萸丛下勒住马。斯图尔特跟着停下来，黑小子在他们后面几步远的地方也停了下来。马觉得缰绳松了，往下伸长脖子去啃嫩青草，猎犬也耐心地躺在松软的红土上，痛心地望着在苍茫暮色中盘旋的燕子。布伦特那一幅老实的宽脸露出了困惑而略带愠怒的神色。

“听我说，”他说，“你觉得她想留我们吃饭吗？”

“我原以为她会呢。”斯图尔特说，“我一直等着她说出，但她没开口，你明白是怎么回事吗？”

“我弄不明白。不过据我看来，她本来会的。话说回来，这是我们第一天回来，她跟我们又有好久没见面了，何况我们还有许多事要跟她说呢。”

“依我看，我们刚来时她见到我好高兴呢。”

“我也这么想。”

“可后来，大约半小时前，她就不怎么说话了，好像有点头痛。”

“我注意到了，可我当时并不在意，你想她是哪儿不舒服了吧？”

“我不知道，你看我们说过惹她生气的话吗？”

他俩想了一会儿。

“我想不出什么话啊。而且，思嘉一生气，谁都看得出来，她不像有的女孩生闷气。”

“是的，我就喜欢她这点。她生起气来也不是那么冷冰冰的，来跟你绕来绕去，令你讨厌——她会跟你明说的。不过，准是我们说的话或做的事，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她，她才闭上嘴，脸色难看。我敢担保，我们刚来时她见我们还是很高兴的，还有意留我们吃晚饭呢。”

“你看是不是因为我们被开除的缘故？”

“见鬼，那才不是呢！我们告诉她这事，她听了乐得欢。再说，思嘉跟我们差不多，并不爱读书。”

布伦特在马鞍上回过头去，去唤那黑小子。

“詹姆斯！”

“唔？”

“你听见我们跟思嘉小姐谈啥了？”

“没，没，布伦特少爷！你想我怎会偷听白人老爷说话呢？”

“偷听，我的上帝！你们这些黑鬼啥事都清楚。哼，你骗人，我亲眼见你侧身绕过走廊的拐角，蹲在墙脚一簇白茉莉树下呢。好，你听见我们说什么惹思嘉小姐生气——或伤了她的心的话？”

经这么一说，詹姆斯就不再装作没听到谈话了，只是皱皱黑眉头。

“没啥，俺没听见您说什么惹她生气的话。俺看她挺高兴地见到你们，很惦记你们，她一直唧唧喳喳，乐得像小鸟。后来你们一谈到阿希礼先生和媚兰小姐要结亲的事，她才不吭声，像只小鸟看见老鹰打头上飞过一般。”

哥儿俩面面相觑，点点头，不过还想不通。

“吉姆斯说得对。可我看不出这到底是为啥，”斯图尔特说，“我的天哪！阿希礼对她又算得了什么，只不过是朋友罢了。她又没爱上他，她爱上的是我们。”

布伦特点头表示同意。

“但你想过没有，”他说，“也许阿希礼没告诉她明天晚上要宣布这事，而她觉得不先告诉她，就告诉所有别的人呢？姑娘家把先知道这件事看得很重。”

“说起来倒也是。不过就算他没有告诉她明天宣布，那又怎么啦？这种事本来要保密的，让人觉得意外。做男人是有权利对自己订婚的事保守秘密吧？要不是媚兰小姐的姑妈透露，我们都还不知道。而且思嘉一定知道他总有一天要娶媚兰小姐的。你想，我们都知有好多好多年了。每个人都知道他也许总有一天会娶她的，正像霍妮·威尔克斯也要嫁给媚兰小姐的哥哥查尔斯一样。”

“好了，我不想谈这事了，可她并不想请我们吃晚饭，我感到遗憾。我可不想回家去听妈痛骂我们被开除的事。这可不是头一回。”

“说不定这会儿博伊德把她的气平息下来了。你知道这个小淘气鬼那张利嘴多会说，你知道他一向就能把她的气平下来。”

“是啊，他能办到，但也得花些时间，他要兜着圈子去磨嘴，直到把她弄得胡里胡涂，情愿罢休，叫他省点嗓子去当律师用。可这会儿，他还未来得及开场呢。唔，我敢打赌，妈还在为那匹新买的马兴奋呢，等她坐下来吃晚饭时看到博伊德，她才想起我们又回家了。晚饭没吃完，她的火气会愈来愈旺。要到十点钟，博伊德才有机会告诉她，既然校长对咱们这样训斥，咱们还留在学校里脸上都不会光彩。要到半夜，博伊德才会把她说得回心转意，把火转移到校长身上，问博伊德干吗不一枪把校长打死。不行，我们要到半夜过后再回家。”

哥儿俩抑郁地面面相觑。他俩对烈性野马、开枪闹事、邻居发怒等，都毫不害怕，怕就怕那位红头发的母亲毫不客气地痛骂，还

怕她毫无顾忌地用马鞭抽他们屁股。

“那么，这样吧，”布伦特说，“我们到威尔克斯家去，阿希礼和姑娘们会高兴地留我们吃晚饭。”

斯图尔特看上去有点不安。

“不，还是别去了。他们一定在准备明天的野宴呢，再说——”

“噢，这我倒忘了。”布伦特连忙说，“对，我们就不去了。”

他们对马吆喝一声，默默地骑了一会儿，斯图尔特那张棕色脸上泛起了一阵害羞的红晕。原来，去年夏天之前，在双方家里和全县人的赞许下，斯图尔特就一直在追求英迪亚·威尔克斯，县里的人觉得英迪亚·威尔克斯性情冷静沉着，对他或许起点安定作用。至少，大家都这样热切希望着。斯图尔特本来开始恋爱了，但布伦特可不满意。布伦特也喜欢英迪亚，可觉得她长得太丑，性子太温顺，他自己简直无法对她产生爱情，要给斯图尔特作伴，他做不到。这是哥儿俩头一回兴趣不投。布伦特认为这姑娘丝毫也不出众，而他兄弟居然也看得上，不免心里恼火。

后来，去年夏天在琼斯伯勒橡树林里一个政治讲演会上，他们俩突然一下子都注意思嘉·奥哈拉。他们多年前就认识她了。从小时候起，她就是讨人喜欢的玩伴，因为她会骑马，会爬树，跟他们一样行。可现在叫他们惊奇的是，她竟出落成一位妙龄少女了，而且也算得上天下最娇媚的姑娘。

他们第一次注意到她笑的时候那对绿眼睛是多么灵活，两个酒窝有多么深，她的手脚有多么轻灵，腰身有多么纤细呀！他们一番花言巧语哄得她发出一串银铃般的欢笑声，他们以为她把他俩当作了不起的一对，于是愈发卖劲表现自己。

这是哥俩一生值得纪念的日子，此后他们一谈到这事，总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以前没注意到思嘉的魅力。他们永远得不出正确的答案，这原来是思嘉在那一天存心要逗他们注意的。她生来就不能容忍任何男人跟任何别的女人恋爱，而不是跟她。一见到英迪亚·威尔克斯和斯图尔特在一块交谈，她霸道的脾气就受不了。单单看上斯图尔特还不满足，连布尔特都一块看上，将哥儿俩一起都俘虏

了。

现在他们俩双双坠入了她的情网，打这之前，布伦特曾半心半意地追求过那位来自洛夫乔伊的莱蒂·芒罗，现在哥儿俩把英迪亚和莱蒂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要是思嘉看上他们俩哪一位，哥儿俩倒没有问过失意的那位该怎么办。眼下他们俩对一致追求一个姑娘十分满意，因为兄弟俩并没有争风吃醋。邻居们对这个情况颇感兴趣，他们母亲对此却很气恼，她是不喜欢思嘉的。

“要是那个小妖精挑上你们俩的哪一个，那就活该！”她说，“也许你们俩她都相中，那时你们就搬到犹他州去当摩门教徒——我担心人家肯不肯收你们，我担心的是过不了几天，你们俩就给那个两面三刀绿眼小妖精给弄得迷迷糊糊，争风吃醋，乃至开枪决斗。不过那么着倒也不坏。”

从那天演讲会起，斯图尔特见了英迪亚就不自在，倒不是英迪亚责怪了他变了心，或者在眼神举止中让她看出他变了心。这位小姐贤惠得要命，但斯图尔特跟她在一块感到内疚不安。他知道自己已让英迪亚爱上了他，她知道她仍然爱他，在他内心深处，他觉得自己做事不像堂堂男子汉。他也仍然爱她，对她那娴静的好教养，她的学识，还有种种高贵品质，他都十分尊敬。然而，活见鬼，一跟思嘉那光彩夺目和千娇百媚相比，她就显得呆板、乏味，而且老是一成不变。你跟英迪亚在一起时头脑永远清醒，而跟思嘉在一块就摸不着边了。光凭这点真够叫男人掉魂似的，可是魅力就在这儿。

“那么，我们就到凯德·卡尔弗特家去吃晚饭吧。思嘉说凯思琳从查尔斯顿回来了，也许她会谈些我们还没听过的有关萨姆特要塞的消息呢。”

“凯思琳才不知道呢。我敢跟你打赌，两块赌一块，她连港口外有没有要塞都不清楚，更别说要塞里挤满了北方佬，后来给咱们轰走了。她只知道舞会、找情人。”

“得了，去听她说废话也挺有趣呀，那也是块藏身之地，可以让我们呆着，等妈上了床再说。”

“噶，妈的！我喜欢凯思琳，她很好玩，我也想听听卡罗·雷特

和查尔斯顿人的消息，可我死也受不了跟她北方佬继母一块吃饭。”

“斯图，对她别太苛刻，她是一片好意。”

“我并不是苛求她，倒是可怜她，但是要我可怜的人，我并不喜欢。她总在你周围忙来忙去，想叫你感到舒服自在，但她所做的和说的偏偏让你反感，她简直让我坐立不安！她把南方人当成蛮子。她甚至跟妈这么说，她害怕南方人。我们每次去她家，她都像吓得要死。她让我想起了歇在楼上的一只瘦母鸡，眼睛有点骨碌碌的，发着愣，怯生生的，只要谁有点儿动静，它就扇着翅膀，咯咯乱叫。”

“得了，你不能怪她。你的确开枪打伤过凯德的腿。”

“噫，我那次喝醉了，否则我决不会干出那事来，”斯图尔特说，“再说凯德自己不记仇了，凯思琳·雷福特、卡尔弗特先生都没有记仇了。就是那北方佬继母大声嚷嚷，说我是蛮子，还说文明人跟没开化的南方人在一起不安全。”

“不过，你也不能怪她。她是个北方佬，没什么礼貌，何况，你毕竟开枪打伤了她的继子。”

“呸，妈的！那也不能作为侮辱我的理由啊！你是妈妈的亲生崽，可那回托尼·方丹打伤你的腿，她发过火吗？她只是去请托尼·方丹老大夫来给你包扎一下，还问医生说方丹的枪法怎么啦，她猜想大概是他喝了酒枪法才不准呢。说得当时托尼听了多难过呢。”

哥儿俩都乐得哈哈大笑起来。

“妈可真了不起！”布伦特大加赞赏地说，“她当着大伙儿的面总是处事得当，决不会让你下不了台。”

“对，可今晚回家，她很可能当着父亲和姐妹们的面让我们丢脸。”斯图尔特闷闷不乐地说，“听我说，布伦特，我想这意味着我们别想去欧洲。你知道妈说要是我们再从另一所大学给开除，我们就别想参加欧洲大旅行。”

“噫，见鬼去吧！我们才不在乎呢，是吗？欧洲有什么好玩的，我敢打赌那些老外还拿不出一件咱们佐治亚还没有的东西来，我